

# 穆兄会：埃及的选择

## 诞生于小城的伊斯兰主义力量

开罗东北部城市伊斯梅里亚，曾经是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总部所在地，大批英国士兵驻守在此，当地的本土宗教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这令一名当地的教师万分愤懑，他曾气愤地写到：“伊斯梅里亚的路牌上，竟然清真寺这个词都是用法语写的！”1928年，这名自幼接受伊斯兰教育的教师在这座城市里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他就是哈桑·班纳，致力于反抗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推翻国王建立哈里发国家。穆兄会最初的成员只有六人，全部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工人。

实际上，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启动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国家。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使法国大革命倡导的民权等种种欧洲思想观念进入埃及。在这之后，奥斯曼帝国派来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推行改革，把埃及引向了现代发展之路。早在19世纪80年代，埃及就有了议会选举，实行了君主立宪，在英国统治期间，埃及的现代政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穆兄会诞生前后的这个历史阶段里，自由与宪政体制开始失去它们原先在中东地区引人瞩目的光芒。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做得并不理想。自由与宪政体制的拥护者只限于一小撮西化精英，比如一度大名鼎鼎的华夫脱党，但在整个社会上并不具有真正的支持基础。不管在内涵还是外观上，宪政体制都是外来的，因此在每个方面它都使不上劲——既无法唤起人们对于辉煌过去的记忆，也无法回应人们对于现代的需要，又不能照亮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最糟糕的是，这些思想在大多数阿

拉伯人的脑海中，和当时人们所痛恨的殖民势力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在这个时代，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的是重提伊斯兰价值以抗击西方软硬实力的入侵。

很多人认为穆兄会是最早的伊斯兰政治团体，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就出现了伊扎丁·卡塞姆领导的同类组织，以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的名义动员底层穆斯林同犹太人和英国人暴力对抗。卡塞姆毕业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名气虽然不及哈桑·班纳，但他确实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的实践者。穆兄会初始的目标是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遵循伊斯兰价值，以伊斯兰价值抵抗西方基督教势力的入侵。而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的任务是把巴勒斯坦地区从英国的委任统治和犹太人的入侵下解放出来，即在阿拉伯地区推翻外来势力、进而建立自己政教统一的统治者。当时，由于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量购买土地，兴办现代工业，导致一些阿拉伯雇农和手工业者失业，这些人对犹太人充满仇恨，恰恰是卡塞姆吸引的主要人群。不过，英国人很快就镇压了穆斯林青年联合会，卡塞姆也于1935年死于英国人的围捕。卡塞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因此不为外界所熟知，但是他的故事和精神一直铭记在巴勒斯坦人心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组织被译为“卡桑旅”，哈马斯造的土导弹被译为“卡桑”导弹，其实就是从卡塞姆这个名字来的。换句话说，在卡塞姆遇难60多年后，哈马斯扛起了卡塞姆的旗帜。

但不管怎样，穆兄会显然是中东主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一些著作认为，穆兄会不同意传统的对现代化的保守观念，它对现代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

是重新加以解释，以使它能够适合某种伊斯兰的模式。“官方伊斯兰”的领导人远离现实，复兴主义伊斯兰则是克服社会与经济的不公正的一种手段，而这种不公正正是国家的世俗控制者所强加的。哈桑·班纳本人如同许多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人一样，并不是乌里玛（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法学家和神学家），而是一位薪金微薄的教师，他的支持者大都有类似的中低阶层背景，而且往往是移入城市不久的移民，正是这些人刺激了开罗这些大城市的迅速增长。

## 在夹缝中生存的莽撞公牛

在道路选择上，穆兄会一开始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姿态。当时在埃及政坛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华夫脱党，走的是积极参加埃及君主立宪进程的路子，并曾在选举中获胜组阁，领导人多次出任首相。而哈桑·班纳与信徒们则利用清真寺、咖啡馆、俱乐部、私人家庭聚会及郊外旅行等方式和场合宣传他们的信条和主张，以伊斯兰价值动员底层民众，以期颠覆整个体制。穆兄会自然会引起国王的警觉。不过，由于当时有华夫脱党、沙第党和英国因素的存在，穆兄会与王室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国王要压制穆兄会，另一方面当穆兄会有利用价值时，国王又极力利用和拉拢。哈桑·班纳就曾宣布效忠国王，一度得到国王礼遇，顺利发给执照，使穆兄会得以出版报纸。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国王和穆兄会携手对抗以色列。不过，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穆兄会因卷入对首相的暗杀而遭到解散，哈桑·班纳也于1949年被王室暗杀。第一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异军突起是新一波政治伊斯兰崛起的高潮。但与80年前相比，穆兄会参与政治进程、社会生活的姿态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政府对加沙实行军事统治，在压制穆兄会的问题上又与犹太人不谋而合，因为这时候穆兄会还在加沙地带活动，而且比埃及政府更加积极地反对犹太人。以色列当时在加沙的一些军事行动实际上不是针对埃及军队，而是穆兄会的游击队。

哈桑·班纳的死并没有成为穆兄会发展壮大的障碍。到20世纪40年代末，穆兄会在埃及已拥有200万名会员，其理念也逐渐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早在1945年，穆兄会在约旦的分支就成立了。而穆兄会在1948年战争中的活动范围，即从加沙到阿什克隆一带，也就是现在哈马斯的活动区域，阿拉法特当时也在开罗专门为穆兄会走私军火。与此同时，穆兄会被国王解散，也导致许多“兄弟”移居国外，这些人把他们的主张传播到了相邻的阿拉伯国家。

当法鲁克王室成为民怨的靶心时，纳赛尔和萨达特这些密谋推翻国王的军官们与穆兄会不谋而合，相互合作。比如，穆兄会曾借用自身广大的社会基础庇护这些反对国王的人，萨达特也曾经听过哈桑·班纳的演讲，对他非常折服。在萨达特因反国王的秘密活动被捕时，穆兄会每个月都给他家送十个埃镑。但是，随着共同的敌人被推翻，随之建立起来的军人政权，也就是由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相继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与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分歧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了。双方转瞬变成敌对关系，或者更确切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对权威的争夺。

在埃及共和国初期，1954年，两位革命功臣纳赛尔和纳吉布彼此争夺权力，穆兄会站在了纳吉布一边，与纳赛

尔为敌，甚至在公众集会场合企图刺杀纳赛尔，招致纳赛尔的严酷镇压。1964年，为了对付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共产党势力，纳赛尔又打算与穆兄会联合，并释放了1954年入狱的穆兄会成员。但是，1966年穆兄会据说是在得到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支持后，试图第二次暗杀纳赛尔，纳赛尔被彻底激怒，三位穆兄会要犯被绞死，其中包括并未参与刺杀行动的理论家赛义德·库士布，另有18000名穆兄会成员被捕，严刑拷打致使许多人丧命。穆兄会的实力大为削弱，不断边缘化。

但中东向来不缺乏意外。几乎就在同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败于以色列，凸显了阿拉伯世界的分歧，阿拉伯民族主义声誉扫地。就在这个当口，阿拉伯人开始认真地研究犹太人，得出了一个结





2012年7月，哈马斯女兵在加沙参加大阅兵。当今很多国家的穆兄会都在走埃及穆兄会的道路，都在与时俱进地改变，只有哈马斯除外。由于从未放弃暴力抵抗，它被西方和以色列认定为“恐怖组织”。

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取胜，是因为以色列人历经几千年还在坚持犹太教，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被同化。阿拉伯人开始反思，为何不在自己传统的伊斯兰教中寻找出路呢？于是，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掀起了新一轮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此时继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显然想让他政权形象具有更多的伊斯兰色彩，于是，他容许穆兄会以温和改革立场传播教义、出版杂志、建立社会组织、财政机构等，释放关押的穆兄会成员，允许大量被流放到沙特阿拉伯的穆兄会成员回国，甚至容忍穆兄会对他的一些政策持反对意见。但是兄弟会在法律上依然是不合法的，不允许其成立政党。

可以说，自其诞生之日起，穆兄会就像一头莽撞的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乱闯，毁坏一切，自然遭到历届政权的镇压。但鉴于埃及的伊斯

兰社会传统和穆兄会与底层群众的广泛联系，历届埃及政权又不得不软硬兼施，镇压之后往往是宽容安抚，而极端宗教组织利用政府的宽容发展壮大，又引起政府对所有反对派的过度镇压，进一步激化矛盾、恶化局势，就如同一个恶性循环一般。而镇压和失败又促使穆兄会不断与时俱进，调整政策，主流势力不断温和务实化，激进势力则不断分离出来，成立新组织，坚持走老路。

1954年遭到纳赛尔的第一次镇压后，理论家赛义德·库土布曾总结经验，提出要否定人的统治性及人制定的一切法律制度，真正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把整个现代社会看作是等待着伊斯兰教救赎的蒙昧社会，主张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虽然赛义德·库土布在1966年被纳赛尔绞死，但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名叫“赎罪与迁徙”的组织。1977年，“赎罪与迁

徙”组织大闹开罗商业区，要求清除西方的影响，烧毁一切有西方色彩的大商店、电影院等。闹事者遭到政府逮捕后，“赎罪与迁徙”组织绑架并杀害了埃及的宗教事务部长，萨达特当即报以更严厉的镇压。但是，“赎罪与迁徙”组织并没有停止活动，并最终在1981年策划了对萨达特的暗杀。

就在“赎罪与迁徙”组织暗流涌动的同时，萨达特也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举世瞩目的举动——访问以色列，开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签订埃以和平条约。而就在几年前（1973年）的斋月，正是在萨达特的秘密筹备和号召下，埃及军队口诵《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与以色列再次兵戎相见。对于国家来说，与以色列和解无疑是计算利益得失后的合理行为。因为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损失巨大，同时承受着丧失国土的痛

楚；而与以色列的和平，可以使埃及专注于国内的发展，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并收回西奈半岛。然而，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萨达特背叛了伊斯兰的神圣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总部也迁出了开罗。当萨达特倒在极端分子的枪口下时，民众保持了沉默，与纳赛尔去世时举国哀悼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 此穆兄会已非彼穆兄会

继任总统的穆巴拉克成功地利用萨达特遇害事件对伊斯兰极端派别实施了法律严惩，同时“分而治之”，对穆兄会的温和派采取怀柔攻势，释放了萨达特被暗杀前数月大规模拘捕的穆兄会成员，允许穆兄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或与其他政党结盟参加议会选举。与此同时，鲁莽和镇压也使穆兄会越来越清醒，穆兄会主流力量随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彻底放弃暴力革命，积极融入埃及的宪政建设。穆兄会愿意在宪法框架内参与议会政治，等于间接承认了政权的合法性，也间接地承认了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穆兄会政治姿态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1984年，通过与新华夫脱党结盟，穆兄会成员得以以新华夫脱党候选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竟然获得七个议席，尝到了甜头的穆兄会从此在议会选举中越来越起劲儿。1987年，兄弟会转而与社会主义者工党和自由者党结成伊斯兰联盟，参加人民议会的选举。这是当代埃及最活跃、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可以说，穆兄会已经被宪政的诱惑所“收买”，利用自身实力在宪政体制内获得最大的影响和赢得最大的权利份额，成为其新的奋斗目标。相应地，穆兄会的与时俱进也吸引了更高层次的社会精英，穆尔西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2000年，穆兄会有17名成员进入人民议会，其中就包括以独立候选人

身份参选的穆尔西。

在此，我们应该粗略了解一下穆兄会在埃及社会的影响力。最根本的一点，穆兄会与清真寺有很密切的联系，拥有雄厚的资产。根据伊斯兰传统，富人都要履行“天课”义务，奉献一年流动资产的2.5%、而不只是年收入的2.5%给穷人、患病者和遭遇困难的人，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掌握在穆兄会手里。哈马斯为什么能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一个原因就是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站错了队，支持萨达姆，在沙特阿拉伯打工的巴勒斯坦人被全部驱逐，法塔赫失去了以往向这些人征收的3%“解放税”，而富人的钱又都捐给了清真寺，清真寺又转给了哈马斯，哈马斯又转给了穷人。

单单就经济实力而言，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努力，穆兄会在埃及建立了包括银行、投资公司、学校、医院、法律服务中心、工厂、商店、农场、旅馆、大众媒体等在内的广泛的网络，控制了许多“专业性辛迪加协会（医生、工程师、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并且许多富裕商人都成了穆兄会的领导成员，他们与国内外的商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巨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穆兄会建立了完善的慈善救济系统。一个普通埃及人的一生可能都与穆兄会相关，获得穆兄会提供的各种廉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比如，你可以从穆兄会获得衣物和食品以维持生计，可以参加穆兄会组织的教育课程，可以享受穆兄会提供的就业培训，可以通过穆兄会的医疗机构治疗疾病，甚至在你结婚时，穆兄会还提供宴会、婚礼主持服务，如果你是女性，还能享用穆兄会提供的女性专属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不要求你成为穆兄会成员，只要是一个穆斯林就足矣。

对此，穆巴拉克非常清楚，如果允许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对他的政权意味着什么。同时，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

情也令他心忧。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尽管最后遭到军方干涉而被取缔，但无疑更加确定了穆巴拉克的决心，那就是“不会重复（阿尔及利亚的）错误给予伊斯兰主义者官方参与政治或参加到民主选举的权利”。9.11事件爆发后，西方批评埃及镇压反对党派的调门有所下降，穆巴拉克逐渐加强了对穆兄会的压制，不少穆兄会成员被拘押。据说，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每两三个月就会遭到当局的逮捕，监禁，然后释放，循环往复。

2005年，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埃及宣布废除总统选举“惟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允许多党、多名候选人以直接、匿名的选举方式产生总统。这可能只是对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回应。当年，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埃及时，第一要求埃及开放党禁，第二要求穆巴拉克释放反对派人士艾曼·努尔。不过这一消息还是震惊了世界。但是，穆巴拉克仍旧坚持穆兄会属于非法，没有给予其建立政党的权利。尽管穆兄会成员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0%的席位，但是由于穆巴拉克对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严格规定，穆兄会与其他反对党都无缘2011年的总统大选。同时，出于对穆兄会声望日升的恐惧，穆巴拉克突然取消了定于2006年春天的地方选举。当然，谁也没有料到六年后的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和迅速的转变。

80年前，哈桑·班纳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80年后，当埃及爆发全民性的抗议示威浪潮时，穆兄会选择的是跟进性参与，表现得非常低调，甚至抹去了使用多年的口号“伊斯兰是解决办法”，还一度表示不谋求控制议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穆兄会第一次问鼎总统宝座后，穆尔西宣布要建设的则是一个世俗、民主、法治国家。试问，我们还能把现在的穆兄会与最早的穆兄会看成同一个组织吗？与80年前相比，穆兄会参与政治进程、社



会生活的姿态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排斥宪政体制，而是利用并包容它。换句话说，原来的穆兄会实际上已经消亡，外界对穆兄会的固定看法也应该改变。当然，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穆兄会与社会底层的密切联系。

### 走出埃及：“静悄悄的革命”

正如前已提到，更关键的是，到20世纪中期，穆兄会的影响已经走出埃及。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被后来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接受和效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均与埃及穆兄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受其思想影响。

穆兄会是以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为开端走出埃及的，并借此扩大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1949年哈桑·班纳遇刺前，穆兄会的分支已遍布阿拉伯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外约旦的分支已初具规模。其后，穆兄会的思想又传播至苏丹、利比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一批伊斯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各国穆兄会纷纷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谋求上台执政。在苏丹，穆兄会曾联手军人发动政变并问鼎政权；在约旦，穆兄会具有合法身份，并成立了政党——伊斯兰行动阵线，拥有议会最多席位；在巴林，穆兄会支持的政党伊斯兰协会激烈反对西方音乐、电影和一切“不正当娱乐”；在伊拉克，穆兄会支持的伊斯兰党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成为合法团体，坚决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在沙特，穆兄会是合法组织，尽管它被沙特当局指责为“中东一切祸乱之源”。此外，穆兄会在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利比亚，甚至以色列以及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分支。有西方媒体称，穆兄会目前在世界上有超过

70个分支机构。尽管源自埃及的穆兄会组织并不存在全球性机构，各分支差异很大，有的温和，有的激烈，有些还互相冲突，但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将它们连接起来。它们作为世俗威权主义的对立面，组成一个政治伊斯兰阵营，掀起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复兴浪潮。

不过，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穆兄会作为最具实力的政治反对派，不仅组党努力屡受挫折，部分国家的穆兄会还遭受残酷镇压，其中叙利亚穆兄会的遭遇最为惨烈。由于教派分歧，叙利亚穆兄会多次鼓动逊尼派穆斯林挑战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1982年，在叙利亚穆兄会领导下，逊尼派穆斯林在哈马市发动反政府抗议，老阿萨德总统出动大军血洗哈马市，致使两万余人遇难，叙利亚穆兄会组织由此被打散，主要领导人被迫出走沙特。哈马事件使穆兄会与阿萨德政权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也使其蒙上浓厚的悲情色彩。

在政治剧变后上台执政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前身也是穆兄会在突尼斯的分支。在世俗化较彻底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试图调和穆兄会思想遗产和现代政治的关系，吸纳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其意识形态向自由主义靠拢，并坚持和平斗争路线。然而，该党还是没有逃过被世俗政权镇压的宿命。1987年被本·阿里政权取缔后，加努西等主要领导人流亡海外。前身为穆兄会加沙分支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也命途多舛。与其他国家的穆兄会不同，哈马斯的使命首先是反抗以色列占领。该组织从未放弃武装抵抗，因而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并受命组阁。但好景不长，由于巴勒斯坦内部两派冲突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哈马斯被迫偏居加沙。

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并由此而来的革命输

出、沙特宗教反对派占领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萨达特死于极端分子之手……这些事件引发全球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慌的同时，也使人们忽视了另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主流的、非暴力的伊斯兰政治和社会运动，寻求通过选票而不是枪炮来获得权力，并推进改革。放眼中东，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国家的穆兄会都在学习埃及穆兄会，都在与时俱进地改变，利用宪政体制参与政治，突尼斯、摩洛哥、约旦莫不如此。

只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除外。坚持暴力对抗以色列的哈马斯，与上世纪20年代的卡塞姆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过去80余年，埃及穆兄会的敌人，从国王、英国人、犹太人一直到军人政权，不停在变换，斗争方式也在随着形势改变。而哈马斯的原始敌人一直都在，那就是犹太人。当阿拉法特与萨达特一样跟犹太人讲和后，哈马斯就一面反犹太人，一面跟阿拉法特叫板。而犹太人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当阿拉法特和哈马斯都冲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跳了出来，从加沙地区撤出。就在沙龙撤出加沙的第二年，巴勒斯坦发生了内战，哈马斯占领加沙，形成了今天的内斗分裂局面，而犹太人则甩掉了加沙这个大礼包。2007年加沙战争的时候也一样，以色列打完了便撤，留出巴勒斯坦内斗空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和对加沙的控制，全世界除了伊朗没有国家承认，哈马斯也因接受伊朗的援助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不受待见。

现如今，哈马斯已不得不转型，走埃及穆兄会的路，同时必须改变无视阿拉伯-波斯关系铁律而投靠伊朗的对外政策。现在的哈马斯其实并不十分极端，对内部的管束是比较严格，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人体炸弹之类的手段已经鲜见了，同以色列实际上已经开始对话了，并开始同伊朗和叙利亚保持距离，避免在“阿拉伯之春”中当“阿奸”。